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燃烧的坟场

مقابر مشتعلة

「摩洛哥」艾哈迈德·卡比里

杨凤同

著 译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مقابر
مشتعلة

燃烧的坟场

「摩洛哥」艾哈迈德·卡比里
杨凤同 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坟场 / (摩洛哥) 艾哈迈德·卡比里著; 杨凤同译.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085-4034-4

I. ①燃… II. ①艾…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摩洛哥—现代 IV. ①I4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262 号

出 版 人: 荆孝敏

责任编辑: 杨 雪

助理编辑: 田 辉

装帧设计: 高 伟

内文设计: 田亚慧

燃烧的坟场

作 者: 艾哈迈德·卡比里 (摩洛哥)

译 者: 杨凤同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

邮 编: 100088

网 址: www.cicc.org.cn www.thatsbooks.com

电 话: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8

字 数: 110 千字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5-4034-4

定 价: 38.00 元

引 言

那些平日里眉头紧皱、一脸严肃的人，他们坚信支持敢死队行动、解放被占土地、建设重工业和发展学校教育计划的最好方式，就是从摇篮到坟墓一直紧蹙眉头，除非在重大场合，才会露出严肃的牙齿，面带微笑。

这些人，我不写他们，我也不读。

我为另外一些人写作，他们比落地前的雨水还要纯洁。

他们不知道《世界报》的出版地是巴黎还是阿布扎比。

他们从出生到死去，从没离开过村庄，从没抛弃过朋友，从没变换过所吸烟草种类，从没改变过躺在打谷场草地或监狱石砖上的姿势。

他们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吃早餐。

他们中有愚笨的女仆，当广播剧中的公主被俘时，她的眼泪浸湿了枕头，彻夜无眠，直到下一集公主回到城堡或侍女身边，她才得到安慰，提起水桶和拖把继续干活。

他们中有因为下雨和电闪雷鸣而欣喜若狂的农民，只有卷烟头才能照亮他黑夜里的脸庞。

他们出生又死去，毕生坐在正义宫的地上或是住宅楼的大厅，或者公共车库里，除了自己在地上的影子，他们没遇见过任何人。

我为雨、为爱、为自由写作……我为春天、为秋天写作。

我写故我在。

穆罕默德·阿乌德：《我将背叛我的祖国》



目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4

第三章 / 11

第四章 / 19

第五章 / 25

第六章 / 31

第七章 / 41

第八章 / 49

第九章 / 58

第十章 / 69

第十一章 / 92

第十二章 / 102

第十三章 / 106

第一章

1986年的一天，也是在这个季节、这个地点，我认识了伊莎贝尔。我当时坐在这个叫作“美丽风景”的咖啡馆里……在这样的咖啡馆里复习大学功课，让我心情愉悦，家里可没有这样的环境。这里有宽敞的露天庭院，可以眺望遥远的天际，在这里也不会有人打扰你。当我略感疲惫时，就抬起头，想象那寥廓的天空，梦中的天空不会被绵延的山峰和漂浮的白云所遮挡。不一会儿，我就恢复了生机活力，继续复习功课，心无旁骛。

在这样的高处思考存在、虚无与本我，近似于在洞穴或山洞里冥想，这里的安宁和敬畏，对于每个在灵魂的阴暗地带和光明宇宙的黑暗角落中潜心修炼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认真学习，就是一种美好的苏菲式修炼^①。某一瞬间，我抬眼看着自

① 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与其说是一套教理，不如说是一种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从心理学上来说，苏菲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对上帝和宗教的真理，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获得亲身的、直接的亲近和更亲切的经验。——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433页。

己身旁，突然被伊莎贝尔的目光击中了。她正和她的朋友克里斯汀坐在一起。我感到微弱的电流流遍全身，身体战抖，于是我立刻收转目光，而我的目光随即如同破碎的水晶一般，四处飞散。

我定睛看面前的书本，想要表现得淡定一些，然而我狼狈的动作，却暴露出了伪装的淡定。我眼前的字句似乎蒙了一层雾，我什么都看不进去，也无法理解其中含义。书中的一页纸，我重复看了好几遍，试图集中精力读懂其中的内容，然而伊莎贝尔的目光好像遮住了一切文字，它像一把利箭，直射我心。为了能时不时地瞟她一眼，我煞费苦心地制造机会，愚蠢可笑又矫揉造作。有时我把笔掉在地上，于是我弯腰捡笔；有时我喝一口茶，或者喝一杯牛奶；有时我把身体靠在椅背上，像赖床后刚刚起来一样，伸展背部和双肩的肌肉；有时我把笔叼在嘴里发呆，像失去理智的哲学家那样，把带有窟窿的窗户竖在面前，思考掌握游泳技能的哲理……诸如此类的可怜的小动作，通常只是为了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

我感到紧张而狼狈，沉默地低着头，放任目光在字里行间中漫无目的地游走，这时，我听到一个温柔甜美的女声用清晰的法语在和我说话。

伊莎贝尔的朋友正站在我的面前：

“先生打扰了，请问可以借我一下笔和纸吗？我忘记带书包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迫不及待地递给她一支笔和从练习簿上撕下的几页纸。我多想对她说：“真是幸运的一天，你想要什么，尽管从我这里拿吧……”

她回到了座位上，我们只是相互说了几句问好、请求和道谢的话，再没多说什么。但在这之后，我便开始抬头看着她俩，以便引起她俩的注意……伊莎贝尔坐在我对面，从我的角度，只能看见她朋友垂在背上的金色秀发，就像夕阳照耀下的小瀑布。每次我和伊莎贝尔的目光相遇，我们都会相视一笑……我感觉她也在注意我。她对我的微笑看起来真诚友好。难道她也被电流击中了吗？眼神交流这件事，比爱情本身更奇妙。有时，你在茫茫人海中，毫无征兆地在某个地方遇见某个女人。你们之间有了第一次眼神交汇，虽短暂，但你会感觉有微妙的事情发生，却不知道如何描述。转瞬间，你们俩都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之后却期冀能再有几次相遇，再有几次眼神交汇……然而大多数时候，这种美好而珍贵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只有那种怒目斜视、愤恨在心的眼神，才会一次又一次地用它的冷酷和狰狞，看着我们。

在我看来，伊莎贝尔和她朋友像是在计划做一件事。我是通过她们谈话的严肃劲儿和比画的手势推断来的，她们彼此在试图说服对方……或许是为了把想法讨论得更具体或是对决定要实施的计划达成一致。我不时地偷瞄对方，相视一笑，然后再各忙各的。

伊莎贝尔继续和她的朋友畅谈，我则埋头于书本，仿佛书本在对我诉说爱恋的悄悄话。伊莎贝尔和她朋友说话时，有很多小动作。她不停摇头晃脑，用指尖滑过她的短发，把手托在脸颊上，微笑着，认真听克里斯汀说话……伊莎贝尔有些与众不同，像其他欧洲人一样，说话时会做各种动作，这显示了她的无拘无束和过度自信。



第二章

通常，“美丽风景”咖啡馆的常客是一些传统匠人，比如木匠、裁缝、铁匠、缝衣匠和一些失业青年，这些失业青年在这里吸大麻烟、打牌和喝绿薄荷茶，以此来打发时间。这个咖啡馆本身有些陈旧，露天的庭院里，几把塑料椅和破旧的长桌在葡萄树下遮荫避阳。它的名字叫“美丽风景”，或许是因为从这里可以俯瞰到一座遗址，遗址四周被辽阔的田地环绕，种满了橄榄、无花果和罗勒树。从阳台上可以看到远处高耸的山峰，与天地相接。事实上，我不明白，像伊莎贝尔和她朋友这样的，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游客，是怎么找得到我们这里隐匿在遗址中的美景的，并且能在这里享受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同时，我们仅满足于遗址本身，却忽略了享受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美丽风景。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美吗？还是我们从前接受过美的教育而后把它忘记了？

伊莎贝尔真是个美人，她蓝色的眼眸散发出活力和智慧的光芒，短发的颜色接近绿茶的那种黄色。她中等身高，身体如同一道美味的宴席，佳肴排列整齐，摆放着新鲜可口的水果和

一塔吉锅可口的瘦肉，不会因为太油腻而消化不良。我没法继续集中精力看书了，于是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伊莎贝尔。我拿了一把椅子，请问她们是否允许我坐在这，得到允许后我像顽皮的孩子一样，坐在了她们俩之间。她们微笑着对我表示欢迎，略显惊讶和羞涩，然后两个人不停地对视和会心一笑。

“我叫麦哈朱卜，是一名大学生。”

我这样介绍自己，然后道歉说，“我知道我的行为很鲁莽，但是经验告诉我，当我们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不要有片刻犹豫，想做什么，就要马上去做……犹豫会使我们和其他人失去很多美好的机会。”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克里斯汀，这是伊莎贝尔。”克里斯汀礼貌地回答我，伊莎贝尔在一旁缄默不语，以隐藏自己的羞涩，她害起羞来也那么美。对于伊莎贝尔来说，或许是因为她生命中第一次遇到这种让人不安的事情，也或许仅仅是因为她像大多数人一样，在陌生人面前习惯于有所保留，直到完全熟络起来……这也很正常……然而，我敢十分肯定地说，她通过我们此前的眼神交流，可能就已经感觉到她将会成为厚颜无耻的我的追逐目标……女人对男人的特殊直觉，永远都不会错。

我们聊了很多事情，我从中了解到，她们陪伴家人来摩洛哥，是专门为了拜谒“阿姆鲁·本·迪万”圣墓的，阿姆鲁·本·迪万是备受敬仰的世界闻名的犹太圣徒，他的坟墓位于“亚新”村，距瓦赞市西北方向大约九公里。

摩洛哥的犹太人，其中不乏旅居世界各地的侨民，坚持不懈地从美国、法国，甚至是从以色列回到摩洛哥，在不同城市举行仪式和庆典，来瞻仰和纪念他们的圣徒。每年在阿姆

鲁·本·迪万公墓举办的海鲁莱，就是这样的集会，犹太侨民把这里看作是真正的朝觐地，为自己和亲属、爱人、朋友、家庭以及祖国和祖先祈求神灵的保佑，也把它视作获得祝福的机会，并让子孙趁此机会了解他们的历史、根基和故土……伊莎贝尔和她的朋友“克里斯汀”原本是摩洛哥人，她们的犹太教父亲某个时候移民到了法国，然而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和对祖国的思念，使他们越发怀念过去和想念家乡。难道他们也像那些摩洛哥人一样，受当时严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所迫，便背起行囊移居他乡了？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每次遇到住在梅莱哈的摩洛哥犹太人时，都会吃惊地盯着他们的脸看。我常常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很想了解犹太人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去感知、有痛苦，也有欢乐……我甚至梦想有一天能走进犹太人的家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怎样吃饭？怎样祷告？他们崇拜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节日？他们斋戒吗？他们也有合法和禁忌的事情吗？也会认为某些事可耻吗？他们怎样结婚？怎样举行婚礼？在他们的习俗里，新郎要在婚礼上鞠躬吗？他们的男孩子要割礼吗？他们喝酒吗？他们的魔鬼是独眼人吗？他们死后要埋葬在像我们一样的坟墓里吗？他们的宗教里，信仰复生、乐园和火狱吗？^①然而当时却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满足我的好奇心……每当我问母亲，她都觉得这些问题很奇怪，对我说：“你想当犹太人，还是想怎样？”直到有天早晨，当我和我的朋友昂提兹偶然路过阿迪尔街区时，被一个住在梅莱哈小旅馆的

① 火狱，伊斯兰信仰中后世罪孽灵魂遭受惩罚的处所，是那些拒不信仰安拉或作恶多端者复生后的归宿。——译者

犹太女人拦住了。昂提兹来自梅莱哈，我俩当时正每人手捧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清早刚从柠檬树上采摘的鲜花。梅莱哈的这段时间，正是水果和其他果实丰收的时节，但是并不出售……如果卖的话，价格也很低廉。其中就有阿迪尔街区的柠檬花，它们和城市里其他鲜花一道，吐露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弥漫着整个天际。只有我们这些冒失的小男孩，或是女人们才会去摘花，她们伸出柔软的手指，心满意足地摘下几颗花种，在惬意的午后品一口茶。如果说每十个人就需要一棵树，那么我们瓦赞市的每个人，都有一片种满鲜花和芳香植物的小森林。一个人要是想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他需要有健康安全的饮食，有规律的运动和温和宜人的微风。我们瓦赞居民尽管缺乏健康的饮食，却拥有轻轻拂面的微风，生活得幸福安逸。

这个犹太女人叫阿莉娅，胖胖的，个子不高，但很漂亮。她年纪有些大，笑容可掬，整天笑哈哈的，很喜欢开玩笑。她和很多其他犹太女人一样，靠缝补衣服为生……每周四，她们都坐在手动缝纫机前，在靠近小旅馆大门的位置，以无与伦比的活力开始工作。她们为周边村庄来城市做买卖的男人和女人们缝补各种各样的衣服，有的褴褛破烂，有的里外三新。阿莉娅用她的本地犹太口音对我说：“你们卖花吗？”昂提兹习惯性地跳到阿莉娅面前，热切地说：“阿莉娅阿姨，这些花，我们都卖。”（在瓦赞，我们的鲜花多到快要枯萎了，才会想到拿去卖。）

阿莉娅从我们手中接过装着鲜花的塑料袋，转身走进房间，就不见了……我多希望她能邀请我们和她一起进屋，然而她并没这样做……我的多管闲事，使我的头脑无法平静……我

一刻不停地想试图了解阿莉娅的秘密，走进她的世界。我用目光和感官搜寻和研究着这一切。当我们对某件事感兴趣时，就会特别留心关注。当我们爱上某件事或某个人，就不会遗忘……此时的昂提兹一定是什么都没想，只关心阿莉娅是否会拿给我们法郎。我头脑里思考的问题，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而这些问题在他的大脑里，却风平浪静……直到如今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总是有很多问题，对于细枝末节的事情也会有强烈兴趣？为什么我的记忆在事情发生之后仅保持数分钟的热度，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事情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好像从没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当你看到他们时，你会觉得这些人没有记忆，也没有过去。这些人只活在当下吗？

阿莉娅拿着一些法郎出来了。然而我在那年的整个春天，自从这日清晨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职业偷花贼。摘到花以后，我只把花卖给她们或是送给阿莉娅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上了这个犹太女人，甚至要把我的鲜花全部拿给她。小孩子也懂爱吗？每天清晨，我早早起床，从位于鲁维达的家中出发，经过布尼·麦林街区，一直来到阿迪尔街区路口的柠檬树林。于是我从第一棵柠檬树上开始摘花，中间会路过巴夏公馆和里拉·艾米娜花园，直到太阳升起时，我已摘到了位于市政府前面的最后一棵树，然后拿着满载而归的袋子，向她家走去……

我贪得无厌地徜徉在城市的鲜花丛和公共树木的海洋里。直到有天早晨偷花时，我被聋哑军的一名援助部队士兵现场活捉，求安拉保佑，这人真是太冷酷残忍了。他用结实的皮腰带不停地打我，直到看见我尿湿了裤子，快要拉出屎来，才肯罢

休。(这只是摘了花，要是因为别的，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这些粗野的人为什么会残忍到这个地步，会把一个小孩子打到快拉出屎来？他们所有人都打人。父亲打人，母亲打人，老师打人，警察打人，中尉打人，护士也打人。如果你去医院，护士会给你打针，直到你的病痛消失，才不会再来找你。

每天早晨不能再给阿莉娅送花了，这让我感到很痛苦。阿莉娅对我可好了。像我送给阿莉娅大量鲜花那样，阿莉娅也毫无保留地给予我所有的爱。有一天，她邀请我进了她家，看到我脏兮兮的衬衫已经褪了色，于是决定当即给我缝制一件新衬衫。走进她的卧室时，我震惊了。我呆立许久，迟迟无法相信住在梅莱哈的犹太人，生活得竟然比我们这些住在贫民区的人还要艰苦得多。她的房间在梅莱哈的小旅馆里，紧挨着其他人的房间。住在这的还有其它犹太人和一些贫困的穆斯林。进入她家，需要先穿过一段阴暗潮湿的地道，石灰地面，四壁涂成深蓝色，你会闻到空气中散发着腐臭发霉的气味，需要用四季的鲜花才能将它从你鼻前赶走……我不相信哪个住在这里的人，嗅觉会是完好无恙的。或许阿莉娅此前买花，春天时把它蒸馏出来，就是为了抵挡这个客厅里常年散发的腐臭。

她房间的地上，铺着一张草席，上面晾着破旧褴褛的衣服，和一些破布条。房间里摆放着几样炊具，让人不至于饿肚子，地板上放着一张没有木板的宽大双人床。阿莉娅让我坐在她的床边，我发现这床比石头还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床垫和枕头一样，她的床垫也是用埃及棕榈芦苇做的。我发现犹太人和我们在这方面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露天的，周围绿树环绕，要么是无花果树，要么是葡萄树，要么是柠

檬树。小鸟在树上筑巢，我们在炎热的午后，坐在树荫下乘凉喝茶。我们的院落四周是白色石灰墙，周围种满绿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干净卫生的小坟墓。我注意到阿莉娅的家里，没有卫生间。她解释说，所有住在小旅馆的家庭，共用一个公共卫生间，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会放置一个形状如花瓶一样的夜壶用来解手……我发现阿莉娅也和我们一样，生活得如此艰辛，我是多么同情她，多么爱她啊。我通常只同情那些生活艰难，却仍然保持着尊严和体面，拒绝向生活弯腰的人们。或许我尊重阿莉娅，是因为她在用努力的工作、坚韧的意志和无声抵抗命运的不公来维护自己的尊严，阿莉娅是爱的象征，对鲜花的热爱和为我缝制的新衣成了她形象的化身，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第三章

现在，我就这样站在伊莎贝尔面前。她是从摩洛哥移民到法国的犹太人的后代，莫非她是阿莉娅的孙女？莫非是我送给阿莉娅鲜花散发的爱的芬芳，把我吸引到她面前？我们之间称之为爱情的这种感情，要比抓住她、把她制成标本进行说明和描述来的深远得多……这种感情抓住我们，强行把我们带到她想要的任何地方。伊莎贝尔的馥郁美丽究竟要把我带向何方呢？

她对我说，拜谒阿姆鲁圣墓这件事情本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她喜欢旅行，从法国来到瓦赞，是个旅行的难得的好去处，可以了解摩洛哥这样的美丽国家，听到关于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一边开玩笑，一边半真半假地对她说：“也给你机会来偷走我的心……”她用手捂着嘴笑，以掩饰内心的羞涩，或许是开心，或许还有些不安。她说：“放心吧，如果想要你的心，我保证，会用我的心和你的交换，不过我还没想过这种事。”

伊莎贝尔不想和家人住在“亚新”村的阿姆鲁圣墓附近，